



刚出窑的陶器

千年陶艺 让泥巴有了生命

选料、拉坯、修坯、上釉、装窑、烧制……走进宁化县石壁镇禾口陶器厂,传承千年的土陶技艺在这里延续,一件件陶器出窑上市,人们的生活带来多彩的欢乐。捏着陶土,刮着陶坯,老艺人张标喜说起了自己的陶艺人生和宁化传统制陶业的故事。

17岁跟着父亲学陶艺

宁化陶器制作传统工艺已有上千年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村民选取当地粘土,烧制缸、瓮、罐子、坛子等生活器皿。禾口陶器厂地处石壁镇下坡村,距宁化县城15公里,是全县唯一一家尚在生产的陶器厂。

张标喜今年59岁,是家族里的第五代制陶人。他生长在“土陶世家”,爷爷、父亲都是有名的制陶工匠。小时候,他经常

在父亲张河仁的作坊里玩耍,熟悉泥土的味道,也早早接触了烧制陶器。“1982年,我17岁,开始跟着父亲学做陶器,至今已有42年了。”张标喜说。

早年张标喜很贪玩,跟父亲学了一段时间,觉得手工制陶枯燥乏味。“这门手艺是祖辈传下来的,不仅能赚钱养家,还能结交朋友,不能丢掉,要认真学好。”父亲的一番话,让他明白了制陶的意义。

下坡村村民多为张姓,历来崇文尚武,清末武秀才张本田是张标喜的先祖。早在100多年前,张本田就办厂制陶,烧制的大水缸、大染缸远销江西、浙江等地市场。

张标喜长期跟着父亲在陶器作坊里

● 宁化记者站 赖全平 夏淑珍 张宝铃
通讯员 张淋淋 文/图

学艺,慢慢地爱上了制陶。有时因事出门几天,摸不到泥土他还会觉得心里好像缺少点什么。“传统拉坯,就是将炼好的粘土放在轮车上,借旋转之力,用双手将泥土拉成器坯。”张标喜双手握住粘土,不停地塑造泥坯的大小与形状,汗水不时滴进旋转的陶坯中。

从一抔粘土到一件陶器成品,要经过选料、拉坯、修坯、上釉、装窑、烧制等10多道工序。“制陶的泥巴不是普通的泥巴,它是地下深层粘土,也叫陶土,选用好的陶土,制作的陶器不易开裂,纹路更细腻。”张标喜表示,制陶人都很尊重泥巴,因为他们手中的泥巴也有生命。

30岁接管 亏损的陶器厂

20世纪80年代,禾口陶器厂走向鼎盛期,产品畅销清流、明溪、江西石城等地市场。“当时人口发展快,外出打工的很少,家家户户酿米酒、腌酸菜,我们做的陶器一出窑就被人买走了,陶器贩子经常要排队等候。”张标喜说。

1992年,禾口陶器厂改制为乡镇企业,改做紫砂壶,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因市场低迷,产品积压严重,工厂长期处于亏损状态。1995年,而立之年的张标喜筹资收购了禾口陶器厂,开始自主经营,以生产水缸、酒缸、腌菜缸、汤盆、烤烟管等日常生活需求品为主,逐渐扭亏为盈。

从那时起,制陶就完全占据了张标喜的生活。“土陶制作技艺是门细致活,选料和拉坯要靠常年积累的经验,烧窑要善于观察窑情,把控窑温,这些细节都

决定着陶器的质量和成色。”制作土陶的每个关键环节,张标喜都了然于胸。

张标喜延续着传统的烧制技艺,年产量并不大,市场需求量却有不断增大的趋势。根据客户需求,张标喜自制石膏模具,制作各种陶艺产品,色泽光亮,经久耐用。

2009年,张标喜筹资引进液压天然气窑,告别了柴和煤烧窑制陶的龙窑历史,开启了产品质量升级之路。2020年,他积极响应国家低碳环保政策,引进电窑设备,制作工艺从原来的手工制作逐渐变成半机械化制作,不断提升产品数量和质量。

在张标喜的制陶车间,摆放着8台陶瓷成型压坯机。捏泥、揉搓、拍打……尽管上了年纪,张标喜的双手依旧灵活,他走到一台压坯机前摆弄着,满是褶皱的大手操控着刮刀,在旋转的陶坯前显得游刃有余。

近年来,张标喜与时俱进,陶器厂每个环节的生产线基本上实现了半自动化,除了生产酒缸、菜缸、擂钵、汤钵、炖罐等传统陶器外,他还推出茶壶、茶杯、碗具、火笼等新品,细腻光滑,色彩均匀,不乏复古风味。

张标喜的土陶产品越来越出名,上门购买土陶的顾客也日益增多,但张标喜从不漫天要价。“根据客户需求和订制进行生产,年产陶器一万多件,产值超过30万元。”张标喜坦言,从泥料开始到烧成,大概24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过去整个车间需要近百人,现在20多人就够了。

张标喜是个农民,却比普通农民更懂得玩泥巴,能把普通的粘土做成酒缸、菜缸、茶具等30多样的生活器具。2022年以来,张标喜的儿子张旺鸿也爱上了制作陶器,成了家族里的第六代制陶人。今年2月,禾口陶器制作技艺成功申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标喜被确定为第三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陶器厂成了当地文旅打卡点。前不久,宁化连冈幼儿园的小朋友穿着古装来到陶器厂,参观体验。

对于传承这项古老的技艺,张标喜有种天然的使命感。“打造陶器品牌,在电商平台不断推介新产品,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要,为客家土陶带来新的活力与生机。”张标喜表示,将不断创新制陶技艺,让土陶制品进入千家万户,进一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客家娃参观陶器厂



制陶人说:陶器有生命



▲手工拉坯
▶陶器上釉



□ 掌声响起

“警服蓝”深夜河中救人

● 通讯员 李光祯 陈丽清

深夜,一名花季女孩纵身跳入虬江,河水汹涌,危急时刻,两个“警服蓝”奋不顾身跳入河中,将女孩救起,这事发生在沙县。

6月21日凌晨2时许,沙县凤岗派出所接到报警,李纲西路一起家庭纠纷需要民警帮助。民警杨健、辅警邓永鹏迅速赶到现场并见到了报警人。原来,报警人与女儿小雅(化名)因家庭琐事产生争执。小雅情绪失控,已经跑到虬江边,并流露出轻生的念头。杨健与同事立即赶往河边,找到了正在哭泣的小雅。

近期连降大雨,虬江水位暴涨,情绪激动的小雅站在河边,随时有可能发生危险。“你先进来,有事情和我们慢慢说,我们会帮助你的。”民警杨健耐心劝说小雅回到安全区域。

正以为小雅情绪已经稳定,突然她纵身跳入河中。危急关头,杨健和邓永鹏毫不犹豫同时跳入河中施救。两人相互配合,牢牢抓住小雅的衣物,仅仅用了十多秒,就将小雅救上岸。

上岸后,经家属确认,小雅身体并无大碍。为避免意外再次发生,民警将小雅带回派出所,为其安排了心理疏导和安抚。经过3个多小时劝说,到清晨6时许,小雅的情绪逐渐稳定,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决定积极面对未来的生活,民警这才放心地将她交到亲友手中。

“来不及思考,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面对险情,两位年轻人给出了一样的答案。

□ 警世钟

27年炼狱重获新生

● 张建情

2024年6月,永安男子老叶结束了两年强制戒毒和三年社区戒毒管控,自此彻底和过去27年的吸毒人生告别,重获新生。

“6·26”国际禁毒日前夕,老叶主动找到禁毒民警和社工,想讲述自己的故事,为禁毒宣传贡献一份力。

他出生在双职工家庭,家庭条件好。1997年,30岁时,他是一名宾馆司机,宾馆请了一支乐队,他负责接送。混熟后,经常看见乐手们吸白粉,他颇为好奇。乐手们让他免费吸上几口。几次尝试,他上瘾了。“那时根本不了解毒品,就以为是和吸烟一样。”之后,经常趁去广州出差买白粉吸食。“一天要吸几次,一次要100元,没钱了就去赌博或者向家里要钱。”未婚妻发现他吸毒,身体越来越差,断然分手。

此后,他毫无反省,继续吸食白粉,被抓拘留了15天。出来后,家人、老板安排他到北京打工,好脱离原来的生活圈,把毒瘾戒掉。

他到北京后认真工作,还成了家。2000年,妻子怀孕,他却再陷泥沼,又吸上了。孩子出生后,妻子发现他不对劲。两人将女儿送回永安让父母帮忙带,妻子见他戒不掉,心灰意冷离婚。

从此,他的人生彻底跌入谷底。此后13年,他在吸毒、拘留、强戒、关押中反复。父亲走了,他未能尽孝。女儿在亲人照顾下健康成长,很想念爸爸,偶尔回到永安,女儿劝他别吸了,他却一次次复吸。

2015年,回到永安,很快又在朋友怂恿下吸食了新型毒品冰毒。

这期间,他骗亲友的钱,到外面去偷甚至以贩养吸,女儿多次劝说无效,甚至不再喊他“爸爸”。吸了冰毒,他枯瘦如柴,不到100斤,看起来像个骷髅。

2017年,他因贩毒被判三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2020年因表现良好,提前半年出狱。可出狱还不到一个月就再次被诱复吸。

吸毒多年,毒品伤害了老叶的身体,记性变得很差。“这些年就是浑浑噩噩,毒瘾犯的时候,生不如死。流鼻涕,流眼泪,打哈欠,浑身颤抖,全身痛这都算轻症,更痛苦的是心慌意乱、忽冷忽热,就像蚂蚁在骨头里爬,虫子在咬你又抓不到的感觉。”

2021年出狱后,老叶觉得世界不一样了。“这次出来,圈子里已经没人吸毒了,也买不到毒品了。现在这些人都戒断了。”

禁毒民警和禁毒社工很关心他,这三年每月都找他谈心,逢年过节送来慰问品。老叶对生活重拾信心,在禁毒社工帮助下,在一家工厂安定下来。“母亲在我出来后一个月就去世了,她临终跟我说,她已经老了,不能再养我了,要我好好做人……”说着,泪水夺眶而出。

戒断毒品,老叶的身体慢慢变好,体重也增加到130多斤。“过去我自己走错了路,我很感谢政府,感谢禁毒民警,正是有这么多人帮我,我才能重新做人。”